

四  
書  
說  
苑

四書說苑卷二

高郵孫應科輯

中庸

以授孟子○此條朱子集諸說而成其云以授孟子於  
輯畧所載不合輯畧云成於子思傳於孟子未嘗云以  
授孟子且與序說不同按孟子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  
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  
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  
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意者子上授孟子與識小錄  
君子中庸○庸訓用又訓常無訓平者庸卽中節之和唯  
爲天下之達道故常常用之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

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滯若單說平常便落邊見

湖南講

小人之中庸也○倪思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白以爲中庸得之王肅添反字非也王肯堂曰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無可化爲君子之理中庸有不偏之處矣

考異

小人反中庸者謂小人之中庸與君子相反

耳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此是接遞之辭當輕輕

讀過所重在上下文王肅增反字不諳文法

經義雜記

民鮮能久矣○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上無修道立教之君子故民不興行此誤認世教衰之義以民字爲專指下民果爾聖人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

責在上之爲民表者何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正因  
世教衰之故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而  
言蒙引

道之不行也○明字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當在後今反  
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辨疑

道其不行矣夫○夫子旣傷道之不行又哀憫傷之云時  
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正義

衽金革○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  
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按尙書正義云古作甲用皮秦漢  
以來用鐵故鎧鍪字從金周禮疏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  
金謂之鎧蓋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春秋時

安得有鐵甲倪說非是

典故辨正

素隱行怪○素平素也以隱居爲常不知變通者也鄭氏謂素爲係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子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蹟索隱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中庸集義

遯世不見知○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以此例之遯世不見知疑是兩項鄭註云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爲人知

識小錄

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鄭註曰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爲拂按如

鄭孔說當竝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羣經音辨連七字引

文自朱子改訓費爲廣舊義漸少知者

考異

道拂則身隱

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註無可易後儒以費  
隱二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辭費論語云惠而不費  
費非美辭古書從無以費贊道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  
曰道不遠人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

潛研堂集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侯氏以問禮問官証不知非也  
博學之審問之正是所知吾不如老農老圃與莊周所云  
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不知之証孔子不得位証不  
能亦非也位不關孔子事當云堯舜病博施濟衆武王不  
能多材多藝乃確

集註論文

所求乎子○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爲句絕

大學說

失諸正鵠○正鵠皆鳥名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音義

鵠之言較較直也射

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鴉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

禮記疏

鬼神之爲德○此章言祭祀之鬼神宋儒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似支離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誤矣程張諸說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

則不可

丹鉛錄

鬼神謂天神地祇人鬼有神而後有郊社

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祇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典言鬼神皆主祭祀言橫渠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

潛研堂集

舜年百有十歲○朱註據尚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史記舜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三十之文恰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



必因其材而篤焉○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原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正義善者厚其福篤篤祐是惡者厚其毒篤疾篤害是故下以栽培傾覆竝言之若止註篤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証勝言

壹戎衣○戎兵也衣讀爲殷聲之誤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鄭註壹卽殪衣卽殷杜子美云

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憑丹銘錄中庸壹戎衣

卽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作一著戎衣非是尙書後案

實始翦商○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嘗有

翦商之事僖公時距太王六百年作詩者本其王迹所  
基而侈言之猶秦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  
是君臣

日知錄

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案二說皆非

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至於太王自幽遷  
岐勤勞王事文王三分有二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武  
王初循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續太王之緒  
也

九經古義

追王太王王季○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  
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其止言  
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者陸農師云上言周公文武之

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己追王

典故辨正

三年之喪○孔疏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並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左昭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也禮記禮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謂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而父在爲母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與他期喪不同故左氏通謂之三年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如孔

疏作兩般說亦得

典故辨正

祖廟○七廟之說鄭氏謂周制太祖及文武二祧與四親廟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如二王者當更立廟以祀必不僅九廟而止

御案謂理固然也

揭要

宗器○鄭註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焉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

器兼彝器寶器庸器言

典故

時食○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典林時

祭不備物凡鼎俎鉶苴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每及他物如臠鱠胾腊醢蕡菱芡類各得以時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薺鰠鱠膏臊是煎和之味共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可以行祭乎周官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於廟祭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

廣言

所以序昭穆也○李安溪謂只是序祖考之昭穆愚按下序爵序事皆單舉一事此概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

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云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於序不知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於太廟可云無待於序乎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可証安溪之說典故辨正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讀爲如字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於在廷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考異按儀禮旅酬之禮只是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取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

長之文集註乃合下無算爵而言

經註集證

儀禮有司徹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於其長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鄭註云弟子後生也中庸旅酬下爲上鄭註云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刊本之誤按孔疏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眾賓弟子於西階兄弟弟子於東階各舉解於其長也則兄弟之子當作兄弟弟子無疑

議小錄

郊社之禮○集註以社爲祭地然周禮自有地示之類按祭地有夏至北郊之禮外此則有社祭亦祭地也方丘本非祭社時文家混用之又不云方丘而云方澤亦非大司

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

典林

布在方策○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句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一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版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

三禮圖

蒲盧也○蒲盧螺贏謂土蜂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是也

禮記註

古人名物取其



形色之似貌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  
中庸蒲盧卽螺贏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

丹銘錄

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  
也待化而成蒲盧竝不承敏樹句且加待化句則非螺贏  
不可韓偓詩云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文苑  
英華蒲盧賦云寃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么麼之  
異族能教誨而知變

廉言

來百工也○按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來字本作勅說  
文勅勞勅也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  
爲天子勞農勸民鄭註曰重力來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  
事顏師古註曰力來勸勉之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

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  
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失之述問

朝聘以時○朱註引王制五年一朝與周官六年五服一  
朝之文相合其實周禮大行人之制以地之遠近爲朝之  
疏數而卒歸於不數解以時最確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  
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  
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每服當朝之歲又各以四方按  
四時分來爲朝宗觀遇之別所謂以時者如此大行人又  
有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鄭註時聘  
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天

子無事則已殷頰謂一服朝之歲也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頰天子天子以禮見之賈疏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稱殷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是聘以時也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未可據

議小錄

厚往而薄來○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卽往來也往禮有徧存徧頰致福贊喜補災致禴頰如天王賜胙宰嚭歸賵周定王告晉之類卽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綺衛服龜貝頰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

外皆來禮也但厚薄則唯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

禮膳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非往禮

中庸說

大宗伯以弔

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脹膳之禮親  
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  
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禴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  
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是待來之禮賄贈是報施  
末節義未賅

典故聚

不勉而中○朱子答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  
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尙書  
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中庸

所謂從容中道也讀中如字

考異

從容中道○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即春註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春而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

名物考

廣雅從容舉動也從容中道謂一舉

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也韓詩外傳云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董仲舒傳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王褒四子講德云動作有應從容得度此皆以從容動作相對成文中庸正義云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失之

廣雅疏證

按從容有二義一訓舒緩一訓舉動其訓舉動者字書韻書不載其義楚詞九章懷沙篇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

從容王逸註曰言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從容哀時命曰世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皆與懷沙同意

述聞

動乎四體○鄭註龜之四足古卜人之法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皆以火灼之王伯厚小學紺珠引此朱子改爲動作威儀按古人重卜筮又最重龜洪範龜從筮逆作內吉不言筮從龜逆筮輕於龜也左傳所載繇詞皆是龜書故曰筮短龜長上句竝列著龜此句申言龜體於義無害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君定體周禮占人掌占龜君占體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書曰體王其罔害體訓作兆

然卜師眡高揚火辨龜之上下左右註云眡高眡龜骨高  
可灼處也卜用腹骨近足者高卽以體爲四體之體亦無  
不可鄭註當從

識小錄

反古之道○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  
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中  
庸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正言變古之道觀商君書所云  
可証災及其身非商鞅而何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周  
公孔子皆非耶

問字堂集

華嶽○華山名嶽亦山名舉二山故下對以二水在禹貢

名峴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前漢志作吳山後漢志作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竝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釋地

禮儀三百○禮儀卽指周禮而言威儀卽指儀禮而言集註經禮曲禮則據孝經說禮器之文爲解

經註集證

仲尼祖述堯舜○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斷以文武之法度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禮記註

衣錦尙絅○吳方來云凡言錦衣非通身用錦惟以錦爲



緣婦人衣錦尚綱亦然衣錦尚綱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行道禦風塵當覆以綱衣士昏禮謂之景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此說先儒未及

典林

上天之載○載詩註解作事書經熙帝之載亦解作事夫事則事云耳何以曰載旣曰事矣何以又無聲臭必有名之以事而不得者故曰載也釋載之義大畧是都在裏許話頭凡物在裏許者不可量亦不可見所以曰無聲無臭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只是在中之義便是載上下前後左右皆從中命名中之位虛而體實虛中乃能載實中所謂載也使有偏倚則不可載况載之以行乎此釋載之

義

愛日堂集

四書說苑卷三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學而時習之。○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二年中時。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註。春夏陽也。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秋冬陰也。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前身。中年中二時所學。日日修習。不暫廢也。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義疏古註學爲誦習。朱註學之爲言效也。

因說文學字中有文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義  
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說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說  
與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  
易學似主誦習說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直指讀書  
爲學尤明 小倉山房

有朋自遠方來○史記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卽  
有朋自遠方來朋卽指弟子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  
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案孟子子  
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大司徒鄭註同  
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訓釋

人不知而不愠。○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

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疏君子

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

於教授也。義疏學必兼教，說命惟教學半，言數居學之半

。學記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此人不知而不愠之明註。稽求篇

其爲仁之本與。○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如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并有仁焉。此仁字皆當作人

。捫蝨新語：爲仁之仁，當作人，承上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

弟，乃是爲人之本。石渠意見

吾日三省吾身。○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朱子語錄曰：

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自然者不可去聲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二音皆通陳禹謨曰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三當讀去聲

考異

傳不習乎○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

義疏

傳者傳所受於師之道今無乃不習而以教人乎爲誤人爾

問對

使民以時○使民謂築都邑城郭也都邑者人之聚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左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成事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

疏

時非農隙

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

趾使民耕時也九月築場十月納稼使民穫時也龍見畢  
務火見致用使民興築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使民  
樵采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使民謹出入修橋  
道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從時正時字明註若農隙之時  
以治兵言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陳言

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

集說

此主夫婦

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桑之辰彼  
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寔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  
色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  
且與色不相涉

掌故

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  
色切証非指好善有誠訓釋廣雅易與如也宋定之云繫  
辭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卽如似之意引之云賢賢  
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二說並通疏證

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學先王之道博聞強識則不固  
蔽疏固曷陋也曷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曷斯不固  
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威嚴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  
字子罕篇乃其全文可証英質

子禽○陳亢陳人在家語弟子篇史記弟子傳不載考論  
語子禽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問孔子事謂子貢恭於仲

尼蓋推尊其師也稱子貢爲子孔子爲仲尼他無此例當爲子貢弟子

類考

父在觀其志○舊說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

論語解

孔子之言論孝無疑以爲觀父之志行

是也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不孝之子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夕忘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至於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

潛研堂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舜倫攸敘



蔡叔啟商甚閒王室其子蔡仲改行率德此改乎其父者  
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曾子之所謂孝先  
意承志論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豈以不改爲  
孝哉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  
可也 建學

有所不行○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

以下作一節 湛淵靜語

因不失其親○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  
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筆解 親近也亦者  
未深許之詞人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  
親近於禮義亦可宗尙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集說

未若貧而樂。古本樂下有道字。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註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註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證開成石經貧而樂旁註道字。按勘記

如切如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僅有存者此章問答之旨可識矣。蓋無詔無驕生質之美樂道好禮學問之功夫。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七十子獨稱顏淵爲好學其次穎悟莫若子貢。所以爲告往知來。朱子創爲己精益求精之說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與爾雅舊義

則殊駢枝

譬如北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宋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乃不移動耳其實與南極晝夜旋轉不停正如人君無爲而治豈眞無所爲哉補義案極星卽北辰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註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後儒謂經文北辰皆指無星處言之失其旨矣疏證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  
踰越於法度。讀從爲縱。按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字讀去聲。以縱心爲聖境  
之神妙。考異

父母唯其疾之憂。○此章是問孝人不幸有疾如何便是  
不孝。程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  
唯父母之疾可憂。說其字正說父母得聖人之意。問對論

衛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  
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註云論語父母唯其  
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如舊  
說。夫子告武伯止是餘論。正意反在言外。聖人教人豈隱

約其辭若此 經義雜記

至於犬馬○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集解張

南士曰古人取譬皆有倫類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山  
口語立文字者包註以犬馬指人子言唐李嶠爲獨孤氏  
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  
曰能養馬周疏稱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晉束皙  
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宋王  
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包註  
不宜改 稽求篇 禮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  
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  
君子不敬何以辨案舊解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子

參內則文取後一說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於此未允且犬馬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坊記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意義荀子云乳豕觸虎乳狗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哲云養隆敬薄唯禽之似爲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可以正不敬之罪何必醜語比人父母於犬馬耶

考異

先生饌○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具卽饌也

枝饌訓具儀禮最多士冠禮具饌於西塾士昏禮饌於房

中記婦席薦饌於房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大射官饌  
聘禮堂上之饌八饌於東方士喪禮皆饌於西席下饌於  
東堂下皆饌於東方饌於西坵南既夕東方之饌俛牀饌  
於階閒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夷牀鞅軸饌於西階東土  
虞禮饌於西坵上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饌黍稷二敦  
於階閒公食大夫禮饌於東房少牢饋食禮改饌豆籩於  
房中註皆訓陳設之意又有司徹其先生之齋註長兄弟  
下文兄弟之後生者註年少也先生後生相對言弟子卽  
後生也

韞山樓集

曾是以爲孝乎○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曾足莫聽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皆訓爲乃則合語氣趙註  
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皇侃論語疏曰曾猶嘗也嘗  
是以爲孝乎絕非語氣

說文正義

吾與回言○張師曾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說  
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以吾與回言爲句

考證

溫故而知新○故者古之道新謂已之新意可爲新法仲  
尼稱子貢告往知來與此義同孔云尋繹則非

筆解

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集解殆依義當作怠

音義

攻乎異端○此禁人雜學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也異端之  
書或糠粃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

疏

攻如攻人惡之攻



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

端之害人者止

示兒編

陳晦伯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

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公設

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攻本攻擊之攻不作專

治解

唐言

案集解義疏攻字俱訓專治皇本原文云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矣添一矣字則攻訓攻擊已訓止於義亦

願識小錄

舉直錯諸枉○困學記聞曰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

枉固服於直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

所能服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余謂此與子夏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証合

釋地

舉善而教不能○應劭風俗通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按此漢魏人以教字句絕

考異

子奚不爲政○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齊如晉遂死乾侯季氏廢昭公之子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定公但知戴已之功不問出君之罪聽其優游卿位五年而終於昭公爲不友於襄公卽爲不孝孔子尙出而仕耶或謂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非也

識小錄

書云孝乎○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

集解

蔡邕石經平作于故包註云孝于惟孝後儒

據晉世所出君陳改孝于爲孝乎惟孝屬下句以合之非

古也

古義

古來引經無撮取一字先爲提唱者淳熙九經

本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張丰淮揚郡黃氏友于泉銘張  
齊賢承真宗命撰弟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唐王利貞幽  
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皆以孝乎惟孝絕句  
改從今讀自朱子始

古文證疑

大車無輓○小車衡大車高所以鍵衡謂之輓所以鍵高  
謂之輓衡卽衡任也高大車衡名說文曰輓大車轅端持  
衡者軌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包註  
輓者轅端橫木縛輓軌者轅端上曲鉤衡非也戴侗六書  
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輓乃持衡者足証舊說之謬戴東

原爲之証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輒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輒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輒喻信包氏以踰丈之斬六尺之高當咫尺之輓輒疏矣又按皇侃疏引鄭註曰輓穿轅端箸之輒引轅端箸之太元經拔我輓輒貴以信也卽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

車制圖解

非其鬼而祭之○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詔求福疏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

者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  
成遷都帝邱欲祭夏相夫周公魯之祖夏相杞鄫之祖鄭  
衛祀之祭之此非其鬼而祭之証

禮言

孔子謂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按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  
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  
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舞於季氏孔子曰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  
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  
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辨正

八佾○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  
以八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若每列

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只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  
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  
爲列之證類考按宋玉招魂二八侍宿王逸註二八二列  
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呂氏春秋秦穆公遺戎王女樂二  
八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  
也後錄

季氏旅於泰山○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註云旅陳  
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  
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  
泰山豈徧祭羣神以徼福耶類考

君子無所爭○樂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者德觀賢揖

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射義曰失諸正鵠還求諸其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証無爭焉今日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

義疏

揖讓而升○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集解鄭

註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

音義

義疏云王註意云

揖讓而升下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按義疏概指餘人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又聘義鄭註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射者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而飲連文 古訓

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集

解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是一說論語與禮器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巧笑美目是素地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因之悟禮忠信其素地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所謂絢也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謂繪事五采素功乃其中之



一葢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汚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  
謂後問答古者裳繡而衣繪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地

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子夏  
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  
遂因素而悟禮說文註

夏禮吾能言之○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  
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乾坤焉據此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  
當於言字點句之字各連下句野客叢書

禘自既灌節○孔子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  
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

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集解

賜魯重祭。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校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何請之有春秋桓五年大雩閔二年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至於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僖公始有郊祀詩人頌之豈出於成王之賜乎

丹鉛錄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魯之禘有謂祭文王於周公廟以周公配者有謂當祭於文王廟以周公配者考魯禘止於禘獻尊鬯之數樂舞籩豆之繁拜坐登降之節同

於天子非必追祭其所自出也公羊傳於文二年八月  
大事於太廟曰大禘也夫大禘卽禘也又曰毀廟之主  
陳於太廟未毀廟之祖皆升合食於太祖下及羣祖與  
天子同上不追所自出與天子異又明堂位曰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言禘禮則用天子禮樂言  
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上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使禘  
果追所自出亦當如此例言祀文王於太廟配以周公  
矣 讀禮質言

吾不與祭○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者魯僖公亂昭穆  
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  
得正其禮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 筆解

治國其如示諸斯乎。○註云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置也。物在掌中易爲知力古真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真于叢棘劉表真作示范甯註穀梁引易云繼用徽繼下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真。古義

典其媚於奧。○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俗言感動之也。集解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

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註以奧

比君竈比權臣木一神也析而二之非是。日知錄王岳薦

云王孫賈在衛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有彌子瑕或是他自己要酌所媚而問耳此說背註然於時勢頗合。約旨羅

整菴困知錄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蓋疑夫子欲因南子求仕然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媚與之諷殆指南子而言觀夫子所謂天厭之卽獲罪於天之意按此說得之與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此南子竈是明處與與竈明暗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辨正

鄰人之子○叔梁紇爲聊邑大夫見於王肅家語論語孔註曰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註云父叔梁紇此可疑者按檀弓聊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聊邑索隱聊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鄰邑昌平鄉之闕里也路史國名紀聊魯下邑今堯之魯縣孔子生處左襄十年縣門發

聊人紇袂之以出門者杜云聊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蓋孔子之父魯人以聊人紇呼之如周禮之鄉以州名野以邑名非聊爲所治邑也論語云聊人之子者弟子爲師謹紇字耳

識小錄

射不主皮。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一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檣質者是也。正義古射有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庶人於冬田獵分禽用之。又有貫革者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

於軍旅用之與此章不同蓋一是禮射一是武射其義校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  
註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乃張侯記禮射不主  
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不主皮者貴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  
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  
射之禮詢衆庶衆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  
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  
待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  
是尙力也故鄭註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  
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

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鄉射註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按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註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註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主皮又非貫革

秋槎雜記

爲力不同科。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集解

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

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



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言前古所行之道疏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按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也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幽王以後不告朔魯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間猶然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之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與廢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書之況其廢乎曠枝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告朔之廢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時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卽位因而不行使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尙存乎唯其廢之未久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告而今不告故欲去之學春秋隨筆

關雎樂而不淫。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是哀而不傷也疏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  
之古之樂章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  
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三終升歌三終笙入三  
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  
明絲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  
言大明絲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  
亡而詩存說者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  
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  
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

之權與哀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矣

駢枝

哀公問社章。夏后氏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栗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

異議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按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紀聞

哀公將去三桓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託

於社者有意於誅宰我知之亦隱荅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

古史

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欲用刑

威因言發見宰我曾莫之救夫子曰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非此三者奈何不告也

論語解

齊論問社作問主謂問社主之木集註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既似問社又似問主按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大司徒封人有設壇壝而樹之語然社主用石而不用木

稽求篇

管氏有三歸。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解

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大夫昏不越境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妻二人姪娣從爲妾仲齊

大夫一娶三國九人故云三歸義疏戰國策齊桓公宮中

女市女間七百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

非自傷於民也鮑註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蓋三娶女

也漢書地理志身在陪臣而娶三歸典故覈黃氏曰抄謂

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

臺事爲據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

孟任而築臺或云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按天子諸侯

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

可證秋槎雜記

有反坫○按郊特性臺門而旅樹反坫鄭註樹屏也反坫

反爵之地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異經文又按汲冢周書  
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非  
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殆外向之名坫殆別設  
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衆爲此外向之  
室與據禮反坫與臺門連周書反坫與四阿連論語反坫  
與樹塞門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日抄

坫有三爾雅坭謂

之坫古文作𡇗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許慎以爲屏  
牆又一坫其累土以皮物者又一坫而累土皮物之坫又  
有三有兩楹閒之坫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  
坫蓋用之皮爵者有堂下之坫明堂位所云崇坫蓋用之  
皮圭者有房中之坫卽內則鬲食之制至屏牆之坫亦曰

反坫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黃氏疑論語反坫爲宮室之事則不然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文強並於論語問答

從之○從讀如字是接連著始作不間歇也

湖南講

木鐸○邢氏曰金鈴木舌朱子曰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

集證

集註以木鐸爲得位設教孔註云天將命孔子

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非言而爲教者與楊子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



諸儒金口而木舌春秋緯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  
天心某爲木鐸皆以木鐸爲不得位說典故嚴

謂武○季札論文王樂美哉猶有憾可知謂武未盡善之  
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天下未寧而崩此武  
之未盡善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武王誅紂伐奄頑民未靖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何  
如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聖人所遇使舜當武時亦須征伐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以是論樂之優劣  
與以追蠡者何異日知錄

臨喪不哀○臨當讀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  
喪則必有哀色周禮云凡王弔臨註云以尊適卑曰臨然

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

類考

四書說苑卷四

論語

高郵孫應科輯

里仁爲美。○張衡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今註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里爲所居。乃鄭氏訓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紀聞

無惡也。○論語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讀烏路反。拾遺

不以其道得之。○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疑衍。

夷齊求仁餓死不辭非以道得貧賤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儻來而可以避就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

辨惑

人之過也節○仁者安得有過或爲親戚朋友之黨累之是謂過矣房元齡累於子孔融兄弟累於友董仲舒累於學生故曰觀過知仁

問對

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冶城容論

朝聞道○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集解

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無可恨矣

疏

無適也○古敵字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註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考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

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註讀爲敵古義君子懷德○君子在上位者言君子懷於爲德道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君子懷於用刑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已者而歸之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道之而已小傳忠恕而已矣○李延平曰夫子之道不離日用自盡已而言爲忠自及物而言爲恕雖變化萬殊貫之則一曾子荅門人正是發其心爾若謂一貫之旨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聖賢之心豈若是之支耶按此說甚明集註云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言聖人之道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日知錄

勞而不怨。○勞憂也。高誘註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博博，勞心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從之，可謂憂矣。皇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述聞

事君數。○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按從古爲臣，自矜其功，每多被黜。鄭說爲當。古訓

子謂南容。毛西河曰南宮适爲敬叔非也史記但云南宮适字子容索隱註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云諡敬叔懿子之兄史記無其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縉左傳名說索隱云仲孫閱一人而四名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南宮敬叔公族元士從孔子時定已娶強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禮記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若人豈能抑權力仲有德謹言不廢可疑四夏去開輯孔門弟子傳略南宮縉适括字子容一人仲孫閱諡敬叔一人蓋敬叔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容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無南宮可居故止稱南容集註云居南宮諡敬叔似誤且傳言泉邱女先生懿子復生敬叔敬叔豈懿子

之兄耶

摭餘說

按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卽南宮敬叔

孔子弟子不言括緇則南宮适別是一人明甚

尙史

子賤○張揖云慮今伏羲氏孟康漢書古文註亦云慮今  
伏皇甫謐云伏羲或謂宓羲按經史無宓羲之號慮字从  
虐宓字从山下俱爲必傳寫誤爾帝王世紀因其誤慮子  
賤爲單父宰卽慮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兗州永  
昌郡舊單父地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乃子賤  
之後是慮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爲宓可知

家訓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包鄭註論語皆云夏曰瑚  
殷曰璉或相從而誤

疏

九經古義云瑚璉字从玉旁俗所



作也當爲胡連左傳胡簋之事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皆  
不从玉旁據此槩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按韓勅  
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

按勅記

仁而不佞○嬾真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以佞爲詔佞  
之佞亦非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辨極得公孫丑云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獨遺仲弓者仲弓無口辨也

閔評

漆雕開○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史記列傳漆雕開  
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孔註論語開名流俗本  
家語字子若者失之

釋地

乘桴○言已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  
海隨波轉薄矣子路謂夫子真欲浮海故夫子以無所取

裁戲之

小傳

桴說文作泝爾雅云庶人乘泝夫子言道不

行乘泝者以庶人自處也

後錄

無所取材○鄭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

之

集解

古註不改字其義蘊藉可思聖人亦不遠人情師

弟閒何必作無聊空語又責其輕信耶

掌故

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

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集解

論衡問孔篇吾與女俱不如

也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子曰吾與

女俱不如三國志諸夏侯曹傳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世說註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

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淵之賢以

爲弗如皆依包氏解集註以與訓許惟義疏爲是說

考異

宰子晝寢○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晝胡卦反言

繪晝其寢室資暇錄晝字當爲晝字之誤宰子四科十哲

安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深誅下文云於宰子言行

雖晝寢未爲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筆解古者君子不

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也宰

子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內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

刺幽厲是也孔子故深貶之寢當讀爲內寢之寢小傳寢

者寢室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叢書

申棖○家語云申續字周無申棖姓名鄭元云申棖卽申

續弟子傳云申黨字周邢昺云申續卽申黨魯人後漢王

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愆以棖爲黨然唐宋從祀作  
二人山東通志云申棖字子績非申黨也

類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經言天道皆指吉凶禍福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  
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尙書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  
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鄭註論語天道七政  
變通之占與經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  
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何別  
焉

潛研堂

久而敬之。義疏本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有  
人字校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平仲交久而

人愈敬之當有人字考異

臧文仲居蔡。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文仲居蔡。便是非禮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大夫僭天子廟飾。此又一事。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言。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雜記云。旅樹而反。坵山節。而藻梲。是管仲亦僭之。明明天子禮制。非媚蔡之室。

稽求篇

三仕爲令尹。○子文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

年讓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萬名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嗣後楚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意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其初以讓人其後以卒於位無所謂罷黜也

問答

未知焉得仁○知鄭音智下同

音義

李充曰子王之敗子

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賊夫人之子不可爲仁陳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潔身而不濟世未可爲仁

義疏

漢書人表引此師

古註曰智者雖能利物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智與仁不相干也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

爲智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  
曰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小智之謂亦讀知爲智 考異

國穀於菟。左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然  
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如豆切  
皆云乳也蓋左傳合作穀或作穀字初非穀字 稷屬國

許按說文穀乳也从子穀聲釋文穀字卽穀字之訛又  
作穀用假借 按勘記

三思而後行。三作平聲是數目之定名 辨疑

齊武子。衛文公魯僖二十五年卒二十六年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速是武子之父文公時武子尙未嗣位晉  
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

所致成公立二年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未確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君之昏明仁暴也觀夫子稱史魚蘧伯玉南容可見

掌故

斐然成章○夫子之道不行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歷聘時付門人編次斐然成章及反魯裁定始爲成書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

集說

歸與一歎是年高不欲久棲異國

致故里人材或有惰窳非專爲道不行也夫子十七歲孟懿子兄弟相從二十四歲葬母防墓崩門人後至從遊已衆何待至是始成就後學耶

論文

微生高○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欺人耳蓋卽論語微生高又莊子盜跖篇註淮南子註漢書古今人表註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音通

涉餘叢考

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

集解

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

足以爲恭

疏

書罔命巧言令色便僻足恭正義曰前却俯

仰以足爲恭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按孔氏以尙書論語互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對偶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三者亦並言足當如字讀其義自爲手足之足

考異

左邱明○左邱明魯太史受春秋於仲尼者

疏

余觀左邱

明春秋內外傳始游夏之流賈逵王肅虞翻章昭咸高其  
人宋儒疑魯論邱明非傳春秋者鄭夾漈云傳春秋者左  
姓邱明名在魯論者居於左邱以地爲氏至考其誌氏族  
無左邱氏自相矛盾 人物考 邱明受業孔門貞觀永徽中  
祀孔子爲先師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宋儒因趙匡之  
說疑左氏在孔子前因王安石之說疑左氏在孔子後遂  
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不得與七十子之列過矣 曝書亭集  
夢得云古有左氏有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不得爲一家文體  
亦自不同按此左邱明實爲國語而傳春秋者又別有左

氏 尙史

與朋友共。○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裳與賢者共做  
從願字至做之爲句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做之爲句  
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同袍還共做蘇子瞻戲周正儒墜  
馬詩故人共做亦常情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做  
同爲客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常解所服青鼠皮裘賜  
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做不獨張子如此讀讀書記  
必有忠信如邱者焉。○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三句首言安  
見不如我之好學也。疏衛意謂聖人不以己之好學貶人  
故以如邱者絕句。箋義

可使南面。○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  
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爲帝王

乎冬夜箋記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事見劉向說苑家語無其文集  
註偶誤同人道於牛馬亦非孔子所幾纂箋

不幸短命死矣○註云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說本  
家語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按孔子圍陳蔡年  
六十三回年二十三尙相從無恙其後楚昭王欲以書社  
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回非三  
十二而卒明甚李氏尙史據譜孔子七十伯魚卒顏子之  
死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  
十一矣然則曷爲短命云乎孔疏云傳以壽爲百二十年  
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回年四十一謂之

短命固宜 識小錄

九百○孔曰九百九百斗 集解

犁牛之子○音義雜文曰犁又耕犁之牛按耕犁之義可存犧牲不取耕牛故言勿用而其犢有中爲犧者則官選之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並可渾去父行惡意史記原止言父賤 温故錄 說文犁耕牛也史記仲弓父賤人

故以耕牛爲譬當時世官用人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雖生微賤苟才德尤異必見擢用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自棄也此正與仲弓言故不明斥而爲微論 族質

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 集解 牖當作牖蓋室中北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

柱爲壁雖壁閒西北角有小窗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考證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

首於北牖下鄭註謂君來視之時也北牖下或爲北墉下  
士喪禮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牖當作墉明矣自牖  
執其手宜遵包註蓋寒家大都湫隘病次或缺婦除承尊  
者之來不敢延入視暫卽牖閒一執其手此時情緒可想  
必待南北遷移毋乃迂曲乎

識小錄

武城○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  
遂以爲二邑不知費縣西南關陽之武城卽南武城左馮  
翊有西武城清河郡有東武城費之武城在泰山之南故  
別之曰南武城滅明與曾參二傳相連不著南字省文耳

又曾子雜篇魯人攻費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  
豕入吾宅也曾子出費人後修曾子之舍而復迎之夫所  
居不曰館而曰宅武城果寄跡之地耶史遷所謂武城卽  
費之武城無疑

費縣志

女得人焉耳乎○按焉耳乎三字連用不成文耳當爾字  
之說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俱引作爾蓋焉  
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  
耳義不可通

校勘記

澹臺滅明○史記云狀貌甚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語正  
相反按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子  
宰子能言者也故曰智不充其辨子羽貌美者也故曰行

不勝其貌

尚史

行不由徑。○古者道路在溝洫之上行必由之不得斜出周禮野廬氏禁橫行者修廬氏禁徑踰者皆其証也晚周棄此禁滅明獨否

筆乘

不有祝鮀之佞。○孔曰祝鮀衛大夫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集解

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且以無虐癸獨而畏

高明比此句法然書是一句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

句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不類

日抄

觚不觚。○觚者禮器言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



爲觚也。觚觚稜之器而不觚稜何以名器廉隅之士而不

廉隅何以謂士器要合制度士貴重名檢。問對木簡出漢

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是也其角隅

亦有稜然木簡字從椈竹簡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本字

且無人削簡角爲圓者不如酒器之說爲得。燕餘說

并有仁焉。○孔曰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

將自投下而出之不平。集解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雖其慻

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義疏

亦可以弗畔矣夫。○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乎。筆解

子見南子。○孔曰南子淫亂靈公惑之欲因以說靈公使

行治道

集解

蔡謨曰矢陳也書序臯陶矢厥謨春秋公矢

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非誓也

義疏

先儒以

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說夫內言不出於梱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况聖賢之於國后乎予謂子路仕於孔文子文子出公黨也子路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未審其大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子助出公不料荅以正名於是爲迂其不說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專政又能敬伯玉而知賢倘夫子告以正名之說召蒯瞶黜出公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此其所以不說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言使子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

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証

小倉山房

老彭。鄭云老老聃彭祖老聃周之太史按史記老莊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

古訓

按莊子音義引世本云

彭祖姓篋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按史記云老子周守藏之史也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註謂彭祖老聃

訓釋

孔子刪詩書。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未嘗刪詩自

衛反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  
家語對哀公問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  
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刪定又列國卿大夫賦詩皆在  
三百篇中其非夫子手刪可見

池北偶談

何有於我哉○他人無是行於我我有之故曰何有於我  
哉疏此夫子自任之辭非自謙之辭夫子平日以學不厭  
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避蓋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  
章亦卽此意若作謙辭則是聖人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  
兄喪事不勉且爲酒困矣聖人固爲此詐謙之言以欺世

乎  
小倉山房

學之不講。○講習也。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習之。古之爲教，以四術其習之，恒與人共。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述學

甚矣吾衰也。○劉越石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覽註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云：吾衰也久矣。楊龜山資聖院記云：甚矣夫吾衰久矣。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如是。考異

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夢寐若見

其人至於老而力衰知道不行故曰久矣不復夢見若謂  
思念周公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  
而見之夢亦非聖人之心

論語解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二字人知爲子弟餽師之禮不知  
鄒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  
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  
劉般傳束修其行皆是此意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飭躬者  
皆可教也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修迄無瑕玷註云十  
五以上也

天祿識餘

檀弓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疏

云十段脯爲束修此朱註所本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  
意朱子緣以上二字認爲至薄者似誤

經解

束修鄭氏云

年十五以上漢家唐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  
所教誨束修以止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鄭說  
爲長辨正

雖執轡之士○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轡以趨辟王出入  
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註云趨辟趨  
而辟行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轡賤職也疏

子在齊聞韶○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集解 史記三月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

字此義爲長夫樂則韶舞夫子嘗以荅顏淵道之行也舉  
而措之齊何地春秋何時而聞韶音感古傷今宜飲食而  
不知味也 問對

夷齊扣馬而諫。夷齊兄弟相讓始行乎泰伯仲雍之心卒成其微箕比干之志不降不辱非恥食周粟之謂。孔註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以讓爲仁鄭註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夷齊爲賢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朱子謂太史公列傳但見夷齊滿身是怨集註不存孔鄭舊說仍載史公扣馬而諫一條何也典故駁

五十以學易。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集解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鑿度之五十也。日札

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按魯論作亦連下句



讀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  
連下讀教音效約音要 技勘記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之法必正言  
其音然後義全 集解 韓子曰音今作言字之誤按程子經  
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  
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尤明確古今典  
如小雅大雅俱訓正史記註別訓素因素字轉常則始於

集註 考異

詩書執禮。○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

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

困學紀聞

執本執字執

藝古字通况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  
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  
也傳疑錄

子曰聖人章。包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聖人謂上聖之  
人若堯舜禹湯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善人即君子有恆  
有常德之君集解善人以下別爲一章故加子曰字詩正

義引之亦閒以又曰二字釋文曰亡而爲有以以下舊別爲  
章今宜與前章合蓋陸氏所見舊本之謬宋儒因疑上子

曰字爲衍

考異

互鄉。鄭曰互鄉鄉名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

集解

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一鄉難與言也

或

人潔己以進。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其也。又反覆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保其往也。

論語解

君取於吳爲同姓。釋文出爲字于僞反邢疏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以爲字作去聲讀沈受祿云君豈不知吳魯同姓也哉君豈不知同姓不昏也哉夫唯爲吳同姓故而稱謂之聞亦沒其實矣讀爲去聲蓋本此

識小錄

子路請禱。樂肇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禘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祀典之常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所禱，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事禱，則典禮之言棄金縢之義廢矣。義疏古論語誄作諛，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

也。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書。如周禮太祝所掌六祝六祈，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集註云：哀死之辭似誤。類考

三以天下讓。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再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鄭註泰伯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

于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  
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績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  
稱焉者也

日知錄

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以天下讓

謂終以天下讓也路史云泰伯讓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  
文王以與武王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

同異

汪氏中

述學篇曰三字有實數有虛數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  
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  
數也因而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  
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買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  
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  
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文三仕三已雖雉三嗅而作

孟子陳仲子三咽此言語之虛數也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於文字矣此說雖未嘗及三讓然可以爲三讓之正解

經句說

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此語出史記不知太王迫於狄狄奔亡救敗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安有翦商之志耶

震川集

僖五年秦伯不從謂秦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

記述此文曰秦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秦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何異

日知錄

啟予足。說文云啓省覲也釋言篇云啓覲也古通作啟

廣雅云管視也論語啟予足啟予手鄭註謂啟爲開失之矣疏證

籩豆之事。按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篇曰于豆于登毛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在周禮旅人爲瓦豆而實四升高一尺空徑二寸厚半寸又生民傳云豆薦菹醢登盛大羹以其盛清故有益也然則瓦木竹之三豆隨材造作殊名其制大小無異

三禮圖

興於詩。言爲政之次序也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故陳詩以知民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

典故要

民可使由之。按後漢書方術傳引鄭註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未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文意周浹遠勝集解深得聖人不可二字之旨若如註說爲不能使知之矣

問字堂

不至於穀。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集解

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

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不易得己者猶云不易已得也

義疏

張南軒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亦難乎其得之矣

苟知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從孔讀

考異

師擊之始。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



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升歌謂之始  
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大師升歌摯大師故云師摯之始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  
猶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  
備也言始亂則升降在其中

駢枝

而不與焉。王莽傳云孔子云云師古註曰舜禹治天下  
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讀與爲預 廣義 晉劉  
實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  
於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  
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

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漢後儒者如此說

稽求篇

舜有臣五人。舜有臣五人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日史中論贊尙是此體

榕村語錄

子有亂臣十人。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紀問

有婦人焉。或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言遜實未臣周邑姜雖賢必不參柵外之謀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復與諸臣伍

耶音影子有亂十人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  
戎行者太姬邑姜自在宮闈之內必不從事軍旅亦必不  
並數之以足成十臣之數也雞無晨方且以用婦言爲紂  
罪乃周之功業反藉婦人乎或文字傳寫之誤日知錄任  
鈞臺云漢石經婦人作殷人註謂膠鬲愚按呂氏春秋云  
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是膠鬲明係紂臣孟  
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無考或引  
尚書君奭云唯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所  
謂殷人必虢叔也孔子以其未親見鼎革故稱殷人又未  
與牧野之功故曰九人而已說似迂曲按劉向別錄云辛  
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

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據此辛甲始臣於殷繼臣於周且當紂惡旣稔之後從武王伐商殆其人與以膠鬲號叔爲殷人不若以辛甲爲殷人之較確也識小錄

而致美乎蔽冕。蔽與鞞不同蔽是裝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鞞是韋蔽膝禹致美乎蔽冕當爲黼蔽之蔽故鄭註云蔽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蔽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解蔽爲蔽膝誤典

林冕制見周禮玉藻固以祭服爲重然按司服註自公之衮冕以下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玉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禴冕而出

視朝玉藻諸侯裨冕以朝然則黻冕兼朝祭言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與冕連文皆當作黼黻之黻惟衮冕黻珽當作韞洗桐軒

而盡力乎溝洫○盡力溝洫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民無所止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則小水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剖記此夫子贊禹爲臣之事舉陶謨

啟呱呱而泣子弗子孟子稱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註疏合言之日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夫呱呱之聲聞於門外宮室之卑何如益稷篇濬畎澮距川註云畎澮田間水道其盡力溝洫又明矣禹任司空六十餘年陟元后祇七

四書說苑

卷四

年耳夏書亦不紀其爲君一事

識小錄

三